

Can

Rock & Roll

Change

the World



声音与愤怒

SOUNDS AND FURY

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

Can Rock & Roll Change the World?

张铁志 著 王小峰 导读

声音与愤怒

中文简体字版© 20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同意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7-14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 /张铁志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633-7463-2

I. 声… II. 张… III. 摇滚乐—研究—中国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0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7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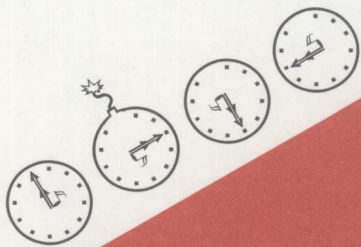
印张:13 字数:90千字 插图:66幅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an Rock & Roll Change the Worl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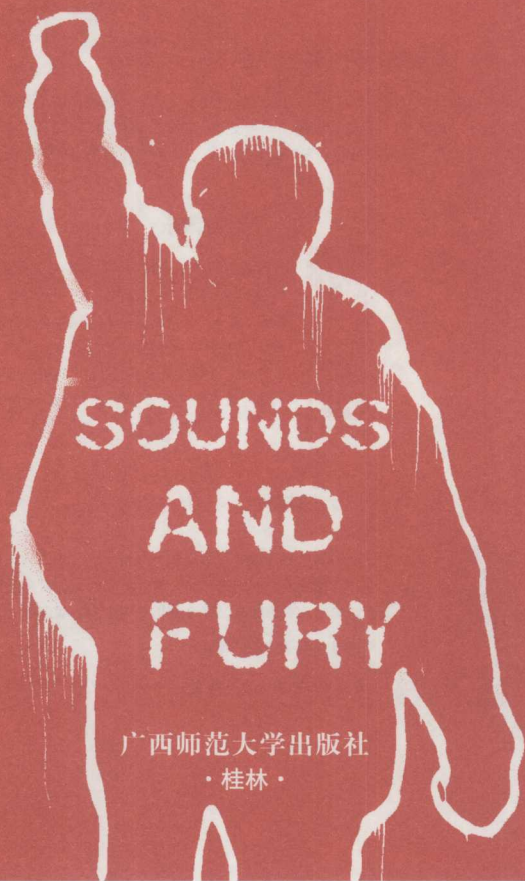
SOUNDS AND FURY

# 声音与愤怒

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



张铁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SOUNDS AND FURY

Can Rock & Roll Change the World



## 目录

王小峰

▶ 导论 / 世界是孱弱的力量改变的

009

摇滚乐除去对耳膜、眼角膜的冲击之外，它还能冲击什么？改变现实世界的某一部分？虽然我没有在我的现实世界看到这样的例证，但我相信它有这种力量。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它不会像革命和战争一样来得那么凶猛和彻底，它不会直接改变生产力。但作为一种文化，它改变人们的方式总是在悄然不知中。在本书中，至少我找到了过去思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 自序 / 那些愤怒的光影与声音

013

这本书最基本目的是希望能书写摇滚乐中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历史。当然，这不只是本“故事书”，它也尝试提出一个史观，希望检视从六〇年代至今各种不同的介入策略和实践可能，来挖掘音乐作为一种反叛能量的可能性和限制。

▶ 导论 / 摇滚乐：是革命的号角还是伴奏？

023

流行乐历史的本质是，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迎时，这个创作者、这个音乐类型就会开始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抛弃。但是，接下来又必然会有新的声音，新的亚文化在体制的边缘爆发。然后，他们可能又开始成为新的摇滚巨星，于是又有更多唱片公司要搭上风潮复制这些音乐，接着这种新音乐又必然注定老化与死亡。摇滚乐中的政治反叛因子亦然。历史于是不断轮回……

1960

▶ 第1章 / 六〇年代：摇滚革命的原乡

037

一切摇滚乐的华丽与苍凉似乎都从这里开始。五〇年代刚诞生的摇滚乐在这个年代开始绽放全部的光和热，各种后来的流行音乐类型从这时萌芽，而无数的摇滚英雄和永恒神话都镌刻在这里。欢迎来到六〇年代。

045

BOX1 || 1968年与列侬的“革命”

047

BOX2 || 永远的反抗者：琼·贝兹



1970

▶ 第2章 / 华丽摇滚：一场艳美暧昧的情欲革命

053

华丽摇滚可以说就是六〇年代音乐与青年文化种子开出的的一枝花朵，但同时也是对六〇年代精神的否定与颠覆。当大卫·鲍伊宣称：“嗨，我是双性恋”，并唱出“你们这些美丽少年，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把父母搞得发疯吗？”时，一池情欲春水被彻底搅动。

▶ 第3章 / 朋克摇滚：底层青年的愤怒呐喊

063

从1976年爆发、到1979年终结的朋克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与音乐革命。此后所有的另类音乐甚至摇滚乐都在这里找到启发。没有朋克，不会有后朋克，不会有 grunge，不会有 Brit-pop，更不会有另类音乐这个名词。

075

BOX II 冲撞乐团的永恒冲击

1980

▶ 第4章 / 音乐与政治的组织性联结：从“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到“红楔”

083

1987年英国大选前，“红楔”的活动到达高潮，成为“红楔”两年来的成果验收。结果是，他们虽然帮工党拿到不少年轻人选票，但仍未能击垮顽固的保守党。“红楔”也因此几乎告终，此后欲振乏力。

▶ 第5章 / 是反叛还是虚无：从伍德斯托克到“四海一家”

091

八〇年代的“四海一家”是流行音乐史上空前庞大的现场演唱会。只不过，正如这个演唱会本质上是现代传播科技手段的产物，这个被凝聚起来的社群，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虚构。

▶ 第6章 / “警告父母”（Parental Advisory）：流行乐的言论自由战争

101

针对美国音乐分级制的听证会，音乐怪杰 Frank Zappa 表示：“我也是父母，我有四个小孩，其中两个今天坐在这里。我希望他们生长的国家是一个能让他们自由思考，做他们想做事的国家，而不是政府的某人或是某人的太太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

109

BOX II 是自由化还是压制自由？美国音乐界新寡头的争议



1990

▶ 第7章 / 走向黎明

117

这几年来, Mumia Abu-Jamal 已经成为美国反抗运动的精神象征。他自己也从不怜悯或是丧志, 反而不断写专栏, 以文字参与当前的反战运动。

123

BOX II 什么是美国人? ——美国的移民之歌

▶ 第8章 / 英国第三条路的背叛

127

从克林顿到布莱尔, 当他们将流行音乐整编为新的政治动员工具, 并借此打造他们的年轻流行形象时, 他们却听不到年轻人的真正声音与需求, 而只重视自己的选票利益。

135

BOX1 II 码头工人站起来: Rock the Dock

136

BOX2 II 批评布莱尔和工党的歌曲

▶ 第9章 / 愉悦的政治: 锐舞时代的反叛之舞

139

虽然自古以来, 青年文化或多或少都对体制提出挑战, 造成主流社会的道德恐慌, 但从来没有一种青年文化像锐舞一样, 令国家直接颁布法律禁止。

▶ 第10章 / Rock the Vote: 以音乐进行组织动员的典范

149

你如果不去参与选择, 就会失去影响那些与你生活密切相关的决策机会。这是 RTV 要传递给美国青年的讯息。





1990

▶ 第11章 / War is Over? 战争没结束，反战歌声也不会结束

159

2003年3月，美国政府攻打伊拉克，那些燃烧中的炮弹自此改变了国际政治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地图。新一波反战运动开始激起后六〇年代最盛大的浪潮，美国音乐界的反战声音也越来越大。

167

BOX1 || 谁在那里唱反战歌?

169

BOX2 || 把大兵带回家

▶ 第12章 / 反全球化：新世纪的摇滚行动主义

173

在音乐介入的方式上，不论是“两千年大赦联盟”或是追求自由贸易的各个非政府组织，都已不再满足于大型慈善演唱会，而是希望通过草根组织、街头抗争、直接的谈判与游说，来影响西方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

187

BOX || Radiohead：九〇年代的伟大摇滚乐队代表

▶ 第13章 / 摇滚巨星与挑战全球化：是音乐激进主义的新典范还是典范?

191

U2的波诺说：“我是一个被宠坏的摇滚巨星，只喜欢蛋糕、香槟和世界的穷人。”如今他已经放弃音乐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并相信在会议室里和政客的谈判，可能比在数万人的体育馆中演唱更有效。

▶ 第14章 / 尾声：告诉我们真相！

199

在纽约充满破败华丽气息的著名舞厅Webster Hall的舞台上，前“讨伐体制”的吉他手Tom Morello说，这是Webster Hall第一次沾染到催泪瓦斯的味道。

▶ 简体版·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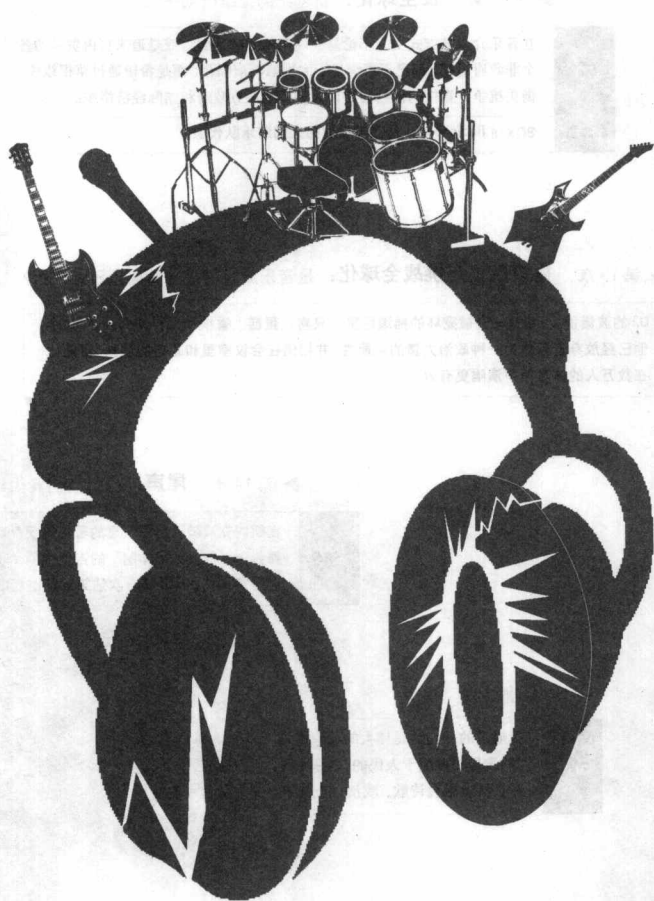
203

我最爱的一句话是伟大的朋克女诗人Patti Smith所说的，“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 SOUNDS AND FURY

Can Rock & Roll Change the World ?



我还很清楚记得，在我刚听摇滚乐的时候，人们对它充满了偏见，那时候媒体几乎没有正面介绍摇滚乐的文字。在那个对摇滚乐一知半解的八〇年代，摇滚乐更多是一个贬义词，它常常与色情、颓废、堕落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我接触到摇滚乐时，并没有人们说的那种坏感觉，相反，我认为它充满了力量，它像一根引线，把我内心浑然不知的某种压抑释放了出来。于是，我爱上了摇滚乐。

我开始研究这种让我着迷的音乐，我发现，它并不是那些保守主义者眼里的洪水猛兽，或者热爱摇滚乐的人为了保护摇滚乐而把它美化成的鲜花。有些时候，时代的发展，总让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带着局限。当我带着残存的青春激情去体验摇滚乐的时候，直觉告诉我，它是了不起的，这里面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是一分为二就能解释清楚，它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内在蕴含的音乐品质与人性关怀，和它外延折射出的时代变迁与社会景象，给我提供了一个在摇滚乐的世界里观察社会的角度。从一开始接触摇滚乐，我就无法简单地用听觉或者感官去体验这种音乐。当然，更多的摇滚乐迷，欣赏摇滚乐都是很单纯的，在我看来，恰恰这种单纯也是摇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每个年代的单纯都不一样，并且这种单纯是摇滚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在一个信息通胀的年代，更多人是把摇滚乐当成一种信息占有或者时髦的标志，对于几十年前的历史，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兴趣了解它，对于那个年代的摇滚乐，年轻人的直觉判断也仅仅停留在这种音乐的语言是否时髦上，摇滚乐在今天更像是消费品。当然，这也是因为没有更

多人把摇滚乐与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它的艺术性和娱乐性永远是人们的“本能反应”。

但是直觉也告诉我,摇滚乐并没有娱乐那么简单,它应该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是摇滚乐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希腊裔女作家鲁思·帕德尔可以从神话角度研究摇滚乐,将古希腊的神话与今天的摇滚乐联系在一起,告诉人们任何一种艺术在表达最原始状态时都是一样的,跟社会变迁、文明程度无关。同样,我也看到张铁志先生的《声音与愤怒》从反叛、政治学角度去解析摇滚乐,他向我们打开一扇窗,窗外传来的不仅仅是吵闹的声音,还有更严肃的思考,而这一点,对于更多对西方摇滚乐社会背景知之甚少的中国乐迷来说,无疑可以加深对西方摇滚乐的理解。

其实,在我刚刚听摇滚乐的时候,就希望能看到这么一本书,它描述的是音乐之外的东西,并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在我听了二十年摇滚之后,才终于看到了这本书。虽然它姗姗来迟,但我仍然充满好奇地将这本书读完,算是对我过去二十年来听摇滚乐体验的一种弥补吧。时过境迁,心态也不一样了,但读着铁志的文字,仿佛又让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叛逆的影子,那种对历史、家国、现实的懵懂思考又历历在目。

当年我有很多东西没有思考清楚,一个核心问题是,摇滚乐除去对耳膜、眼角膜的冲击之外,它还能冲击什么?改变现实世界的某一部分?虽然我没有在我的现实世界看到这样的例证,但我相信它有这种力量。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它不会像革命和战争一样来得那么凶猛和彻底,它不会直接改变生产力。但作为一种文化,它改变人们的方式总是在悄然不知中。比利·布拉格(Billy Bragg)说:“艺术家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出正确的问题。聆听人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在这本书中,至少我找到了过去思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铁志之所以能写出这么一本书,跟他的经历和所学的政治学专业有关,就像一个画家习惯从美术学角度看摇滚乐一样,他从政治角度看摇滚正是近水楼

台的事情。而恰恰摇滚乐中包含着太多的文化与政治之间纠葛的故事，铁志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摇滚与政治之间连起了一个斑斓的等高线，从政治角度来还原摇滚的原动力，试图剖析五十年来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但也正如吉米·亨德里克斯用吉他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一样，这个声音传播的范围是有限的，他们孱弱的声音会被更强大的力量和嘈杂的声音淹没。

这本书叙述了从上个世纪五〇年代到今天“历朝历代”摇滚乐发展过程中试图改变世界的事件，以及作者对这些事件的深刻解析，如果你仅仅想把摇滚乐当成一种消遣的音乐来欣赏，看完这本书可能会掩卷沉思，原来摇滚乐的世界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试图左右政治家的决策或像一个起义者那样去唤醒人们；如果你曾经是个因为摇滚而热血沸腾并试图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实践者，看完这本书后不免会有些绝望。摇滚乐毕竟只是一种音乐，无法让它负载太多的重任。

铁志在书中说：“流行音乐历史的本质是：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迎时，这个创作者、这个音乐类型就会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抛弃。但是接下来又必然会有新的声音、新的亚文化在体制的边缘爆发。然后，他们可能又开始成为新的摇滚巨星，于是又有更多的唱片公司要搭上风潮复制这些音乐，接着这种新音乐又必然注定老化与死亡。摇滚乐中的政治反叛因子亦然。历史于是不断轮回……”

正如铁志在他另一本随笔集《反叛的凝视》中所描述的那样，任何改变世界的力量，孤立地去看它总是显得那么孱弱，可是世界每天都在改变，当我们蓦然回首，总能发现，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力量改变着。

很高兴能看到《声音与愤怒》简体版在内地出版，更幸运的是有机会为这本书写一些介绍文字，希望这些文字不会降低本书的水准。

声音与愤怒  
Sounds and Fury

1960

1970

1980

Can Rock & Roll Change the World

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

?

1990

张铁志〔为简体版改写〕——初稿：2003.12于纽约晨边高地——修改：2007.09于纽约晨边高地

## 自序·那些愤怒的光影与声音

从来没想到这本书的完成会在纽约，一个我少年音乐旅程的完美终点。

2002年，我开始生活在纽约——这个二十世纪西方文明中前卫与颓废文化的源泉、华丽与腐败的肉身呈现，以及六〇年代以来摇滚反叛烈焰的火源。

在这里，我行过了Woody Guthrie、Bob Dylan、Velvet Underground徘徊过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行过了多少摇滚人栖息过且Sid Vicious（Sex Pistols的贝司手）枪杀了女友的切尔西酒店（Chelsea Hotel），行过了John Lennon被枪杀的公寓Dakota门前，以及不远处纪念他的草莓园（Strawberry Fields），并且在朋克运动初次登场的传奇酒吧CBGB的最后一夜和所有乐迷一起守望着。我也亲眼目睹了本书中许多摇滚反叛先锋的表演，不论是改写音乐史的纽约本地英雄Bob Dylan、Lou Reed、Patti Smith、Sonic Youth、John Lennon的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和儿子Sean Lennon，八九十年代的反叛英雄R.E.M.、Tom Morello，或是从英国、爱尔兰来传递愤怒的Billy Bragg、Primal Scream、Radiohead和U2。有些人的演唱会我无缘到场聆听，只是阅报间无意瞥见他们的演唱会广告如寻人启事般大小躺在报纸角落：Peter Seeger、Iggy Pop、Sex Pistols、David Bowie。他们在我生活中就如走马灯般，真实、鲜明，却一闪即逝（他们毕竟不是我穿着拖鞋去杂货店买冰淇淋时会遇到的那个一头乱发遛狗的欧吉桑啊）。但这个城市，使我相信本书的文字终究不是一场虚构，而是真实人物轮番上演的历史与现实。

在我眼前重现的不只是音乐表演，还有社会冲突。这几年的美国，正爆发美国继六〇年代以后最大的反战运动。人们对六〇年代的所有浪漫想象得以再度现身。当小

野洋子在纽约另类杂志《村声》(Village Voice)刊登全版广告，并在全白版面正中央写着“想象和平”(Imagine Peace)时，我激动地以为我手中翻阅的是三十年前的纽约杂志。但是当 Billy Bragg 在狭小的舞台上呼吁听众参加反战游行时，我知道这不是已经泛黄的梦境，革命就是现在！

## 1 .

如果本书于纽约完成是一大意外，那么人生更大的意外就是这本书的出版。

大学毕业以前，我只以为音乐是一生的嗜好，攻读政治学且以知识作为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武器则是人生的志业。没想到在我人生的第三个十年，会不断尝试把这两者结合。

少年时期刚开始听音乐时，没想到将来会从事任何跟音乐有关的事业。心中深处当然有着成为伟大歌手的梦想：童年愿望是做在舞台上翻来滚去砸吉他踢音箱的摇滚巨星，青年时期的想象则是蓄长发留胡楂儿背着吉他走唱街头的抗议歌手。

因为没有音乐天赋，歌手没有做成，竟然走上写音乐文章这条路，的确是始料未及。

无论如何，这本书对我二十年的“音乐生涯”是极富意义的。许多成长的回忆只有零碎而朦胧的片段，但是当时聆听的音乐却异常鲜明，因为音乐终究是不会消逝的：仿佛电影结束时，镜头突然停格，配乐却骤然开始响起；观众对影片的最终记忆遂浓缩于这首歌和最后一个镜头。于是，这一首首歌曲点点拼凑起我生命旅程中那些过度曝光而模糊的声音与光影，以及青春期后的愤怒。



八〇年代前期，小学五年级，我和小叔叔去南京东路的“中华体育馆”听“爱台湾”第一名的“空中补给”（Air Supply）演唱会，听到一半就因为没吃晚餐而肚子痛起来，以至于演唱会没结束便狼狈抱着肚子哀嚎逃出。没想到，日后“中华体育馆”被烧掉，烧掉了我以“空中补给”作为音乐启蒙的难堪。

国中（初中）时的镜头是阳光灿烂的热天午后，躺在叔叔的小房间床上，散落一地的是他的唱片；封面不是前卫摇滚的精致插画，就是重金属充满性意含的美女封面。房中间则矗立着齐柏林飞船乐团（Led Zeppelin）“通往天堂的梯子”<sup>1</sup>，让我总是可以爬上去，逃逸到一个远离升学体制压迫的音乐世界。

到了高中，在放学与回家的空当中，背着书包一路在台北街头追赶上个时代的音乐，捡拾前人遗落的精彩：在西门町佳佳唱片行搜寻以前本土的摇滚刊物（谁还记得《摇滚生活》、《小雅》……），或是在大安路巷中沉醉于发行老摇滚录音带的“翰江”，要不就是在公馆“宇宙城”认真阅读各种录音带中文侧标来吸收信息。

高中，也是好像可以实现摇滚巨星梦的时期，兴冲冲跑去参加热门音乐社，却因为没有钱买电吉他，只能黯然退出。毕竟，虽然觉得自己可以唱得跟皇后乐团（Queen）主唱Freddie Mercury一样好，但总不能一进社团就说要做主唱，让人家觉得你是神志不清。走不成巨星路线，又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台湾有高中生摇滚音乐知识的“电视冠军”比赛，我一定可以过关斩将，却不幸看到校刊中一位学长写的披头士（The Beatles）分析，才知道有人可以这样一面严肃地研究音乐，一面把这些伟人当作他的邻居般谈笑风生。相比之下，自己的程度根本是幼儿园水平。后来，当然发现被他吓到无须兴起轻生念头，因为此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在高中时代就是六〇年代的专家、现在的五四三音乐站站长马世芳。

好吧，音乐程度无法超越别人，那么，我仅能做的就是坚持一个摇滚青年